

我乡我土

鸡枕村

□ 许全义

鸡枕村不大，一纵两横的街道，外加两条小胡同。街道也不长，在街中心咳嗽，两头都能辨出是村里的哪个人。全村一百来户人家，以王姓和许姓居多，“三王二许”，外加三四户马、吉、宋。王姓是大户，能人就多，解放前，王振的父母把生意做到了全国，然后在村子里买地，成了地主。当时整个南街的北面都是他家的宅子。但他家人不错，解放后，没有长工控诉，也早早散了家产，成了中农，于是也没吃啥苦，只是宅子分给了村里没房子的人，政府也给他家留了五丈宽的院子。到了七十年代，王振家的临街和后上房依然高大，房脊上的五脊六兽蹲出了一种威严，哮天犬昂首啸天，四檐高挑欲飞，房顶的青瓦已经变黑，覆以青苔。厚厚的土墙斑驳，唯有墙上的两个拴马石，暗示了主人昔日的堂皇。后来，王家的祠堂成了学校，王福来偷偷藏了祠堂的牌匾，那牌匾是清光绪物什，上等松木板合成，题字苍劲。改革开放后，王福来的儿子发现了牌匾，背着王福来把匾卖了，王福来听说，当场就吐了血，几个月后就死了，儿子却很快盖起了两层的小洋楼。

许姓人也多，他们认元代许衡为宗，许衡是元代思想家、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，当时被尊为国师，许家也深以为荣，后来，许姓中年长德高者开始组织续家谱。除了在当地续祖探亲，还远赴河北，寻根认祖，村里面从此更辈分森然，上下尊卑，一派祥和。

马姓就三四户，却也风光过，民国时，匪患横行，民风剽悍，常有打业的事发生。所谓打业，就是两个家庭有了大矛盾，就以杀掉对方所有的家人为目标，上至九十岁老人，下至刚出生的婴孩，都不放过。当时的马壮正在村东头和人下棋，忽然隔壁的王祥跑过来说：“快跑，韩三炮从村西进来了。”马壮推了棋盘，家都不敢再回，一路往东逃命，马家一十三口皆被杀死，妻子正带着满月的儿子回娘家，逃过了一劫。后来，马壮找回妻儿，远走他乡，隐姓埋名，把儿子马力抚养长大，教儿子骑马射箭，舞刀弄枪，一把手枪更是玩得出神入化，可黑夜里打火香头。马力到底报了仇，灭了韩三炮全家，从此就声名鹊起，人也飘了，路横着走，老嫌路窄，并拉了一帮人，做了刀客。他到洛阳青年宫，腰里别了扁担，大路上吆喝一声：“我马力来了啊！”行人纷纷避让。鸡枕村却因他而不受匪患侵扰。他在乡里却柔和，见人先笑，从不和乡人争执，只在外地，劫外面的人，下手狠。解放后，马力被政府枪毙。但他的后代从不碰枪，因此得以延续。

鸡枕村的布局有些奇怪，四面各有一个水塘，水塘和绕村的水渠相连，或收集雨水，或开渠放水，水塘常年不涸。夏天沤麻，孩子们也在里面洗澡，狗刨式的，搅起一塘的浑水，但孩子们都不嫌脏，或者在塘边挖泥洞，搞刚泛黄的硬柿子埋进去，做上标记，六七天后扒出来，柿子就脆甜。西边的水塘最深，再扑腾水也不浑，却到底出了人命，大人们才开始限制孩子们到水塘边。偷着洗了，到学校也会挨老师一顿猛揍，不承认不行，拿手指在身上一划，有白道道，就抵不了赖。打得再狠也没事，家长欢迎。

每个水塘边，都有一个竹子园的，竹子都是拇指粗细，叶子泛黄，有些老态，地下腐叶铺了几寸厚，里面常有两人合抱的杏树，春天了，一树的红，如云霞飘落，女孩子们也经常脱了鞋，春天折花，夏天摘青杏。园子里常有家里去世的老人，被用砖囚起来，夏天的阳光在竹子间斑驳，照着那些囚墓，竹子园就显得恐怖，小孩子们也很少来这里捉迷藏。园子没有围墙，谁家需要扎篱笆，或者晾农杆，都可以拿了刀来砍竹子。

每一个竹子园旁边，又常常有一个饲养室，是生产队的，用围墙圈起来，土筑的围墙，总有几处坍塌，却没人再去修补，园子里散栽着榆树、柿子树、杏树等，一般都有三间房子，一间盛队里人打回的青草，一间盛夏天打场剩下的麦糠，都是喂牲口的，一间人和牲口同住。每天下班回来，饲养员总是先牵着骡子在柿树下打滚解乏，然后把骡子拴在柿子树上，骡子或站或卧，把柿树皮啃去了一圈。

人口在繁衍，村子在扩大，当年守寨的炮楼，成了村子的中心，炮楼其实不高，孩子们扎一肩就可以爬上去。炮楼驻守的院子后来成了大队部，晚上在里边放电影，孩子们就会爬上炮楼捉迷藏。楼顶的盖子已经封了，上不到楼顶，合作社时，炮楼却是全村最高的建筑，一个心劲足的年轻人一到中午就爬上炮楼，手搭凉棚四处张望，看谁家冒烟了，马上带人去，推倒灶火，拎走铁锅。村里的医院就在大队部，两个医生，一个原本是兽医，一个到乡里培训了几个月，村子里的人头疼脑热，吃药打针，都到那里。

七十年代末，鸡枕村又回归到了一种原始的质朴，阡陌交错，鸡犬相闻。家家户户的建筑布局相似，或瓦房或平房，都低矮简陋，厢房是土坯做的墙，潮湿残破，而后上房，基本都是平房，可以晒粮食，并且家家平房相连，中间一米的墙相隔，夏天在房顶纳凉，几户人家隔一堵矮墙谈天说地，房顶暑

气不盛，床单隔了蚊虫。仰看满天繁星，银河清浅，大人们低语呢喃，相互道人生的苦乏，孩子们则笑叫如鸟鸣，甚至会相互翻翻了矮墙，跳到隔壁的平房上，被大人斥骂。

八十年代，包产到户了，土地成了自家的，人们种地都格外细致用心，犁地、打垄、施肥、播种、浇地，每道工序都十二分的认真，夏季的小麦从过去的三四百斤，一下子涨到了七八百斤，也有上千斤的，总能引来别人的羡慕和赞美。渐次有了收割机，看收割机在麦田里纵横，西建撇了嘴：“一亩地能赚几个钱啊，却要花四十多块请收割机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反正我是要自己割麦。”又过了两年，却叫上儿子，开了四轮车，一卷织袋往车上一撂，到地头等收割机了。别人问他：“你今年不自己割麦了？”西建轻叹一声：“时代到了嘛，挡不住啊！”于是，一个生产队的人都来到了地头，等顶头地块里的收割机过来。焦麦头天，金黄的麦子就低了头，人们或坐车上，或坐在地头，高高低低地闲聊，完全没有了麦收的紧张。车来了，进地一个来回，所有的人都涌过来，或张棚布，或递袋子，有接麦子的，有扎口绳的，顷刻间就收了一户的麦子。

种地是越来越轻松了，手里就有了大把的时间，各地的经济也开始搞活了，就有胆大的人开始做生意。有财去关林卖起了干菜，一面搞批发，一面联系饭店，生意红火。新伟到城里开门市，批发面粉，一斤赚一毛，一次就卖十几吨，宏现先是卖小家电，慢慢就在关林开了一个大的卖冰箱空调的门店。也有搞服装批发的，有卖家具的……他们大多都成了万元户或者几十万元户，衣锦了却不还乡，在城里买了房，也在村里买宅基，村子开始快速地扩大，原来的大队部划成了宅子，四周的水塘填了，街道变成了一纵五横。这些赚了大钱的人，成了村里人的榜样和目标。

鸡枕村在洛阳西南，居于豫西盆地南沿，南有万安山，望之顿生朴实庄重，北有伊水，临之则顿生宁静柔美。但万安伊水也限制了这一带人的想象，他们安于这片祥和肥沃的土地，享受田园式的宁静生活，当暮色缭绕时，他们各自精准地回到自己家中，把灯光关在自家的屋子里，只留眼睛一样的一窗亮给了街道。他们没有胆量去投大钱，但种地之余，却从不闲着，给人盖房，当小工，一天挣二三十块就已满心的欢喜，有人开了奔马车，收粮食，从人家的二楼扛下几十袋的玉米。也有收鸡的，白天收了，晚上和石英砂，用针管打进鸡的食管里，到城里卖，

伊水悠悠

深山古村的时光印记

□ 陈爱松

访问大王庙，是在初秋的下午。山绿，水清，风细。大王庙村像一个精致的梦境。老石桥，乡愁亭。黄泥墙，黑瓦房。旧石碾，石磨，轱辘井，老皂角树。紫红色的牵牛花在上壁上垂下花瀑。翠竹在风中轻轻地摇。门前的月季花正开。

一户人家要办喜事，当街垒了土灶，案板上菜刀翻飞。一筐筐的豆腐、青菜、粉条、丸子、肉。邻居们都来帮忙，妇女们一边说笑，一边择菜。

群山之中，伊河之畔，潭头镇北。古朴宁静的小山村啊，分明是世外桃源的模样。

巷子中遇一矍铄老人，摇着蒲扇，缓缓前行。得知我们想寻访当年河大之事，他主动为我们做向导。问之，笑答：姓孙，大名长有，86岁。我们表示感谢。他笑曰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原来老人当过初中教师。

老先生一边走，一边讲起村子的掌故。相传崇祯皇帝死后，一个儿子在此隐居，耕田授文，村里人敬之，为他立庙，故村名为大王庙。村外山叫文笔峰，村中河叫文曲河，村中桥叫文曲桥、文昌桥。每个地名都有一段故事。山村虽小，崇文向善之风却由来已久。河大到来，更是遍播知识的种子，柴川嵩县一带人才辈出。

老人领我们去看孙家大院和李家大院。孙家大院为当年河大教授住宿处。上房出前檐，廊柱下的柱础雕刻生动，厢房繁复的木雕窗棂精美完好。一株老梨树，高出屋脊之上，青梨累累。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株老桂花树，还不到花开时季，但见树干苍劲，绿叶如云，几乎覆盖了整座庭院。老人说，家中种桂花，期望的是子孙好好读书，蟾宫折桂。这棵桂花树130岁了，年年开花时节，整个村子都是香的。

当年，桂花香也装饰过河大师生的梦境吧？河大教授宋景昌当年在此山中求学，他给同学写信：“……每至夜阑人静，独步庭院，看月移柏影，听风播松涛，恍若置身世外矣。忽念锦缆河山，半壁沉沦，顿时胸翻激浪，发指上冠焉。”月影桂香曾入梦，暂安从未忘国忧，这正是河大师生深沉的情怀。

孙老先生1937年出生，对河大师生犹有清晰的记忆。1939年，国立河南大学转移到潭头办学。大王村，曾是农学院、文学院、护士班的所在地。当年女学生抱着课本从村里走过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羡慕不已：“呀，裙子！呀，不缠脚！”

村中办起农民夜校，妇女扫盲班，大人小孩免费上学，河大学生当先生。破庙草舍变成了学堂，一盏

城里人捏了软塌塌的嗓子，以为捡到了便宜，卖鸡的人却为自己的聪明发笑。老头老太太从自家的菜地里薅一把葱，出几棵白菜，也要拿到诸葛或者李村的集市上去卖，人们开始散漫地种庄稼了，收一季庄稼太漫长，也不怎么赚钱，也就抵得上出去打几天工。发了财的人把庄稼租给了只会种地的上年纪的人，打工的种着自家的责任田，人们都不再锄草，都打除草剂，地头的草常常齐腰深了，河滩上也藤蔓乱爬。蔓草多了，村里的狂人也多了，德柱家的小儿子大伟，从小娇惯，不爱干活，只爱胡思乱想，就跑到少林寺学了两年拳，回来因为和人口角，结果一拳就出了人命；阿彪卖肉，打架是出了名的不要命，平时回到村里还好，一脸的和气，但只要一喝了酒，从街上走过，两边的门都快速地呼呼关上……

鸡枕村的人就这样勤劳着、祥和着、乖戾着、浪漫着、享受着……时光就来到了二十一世纪，鸡枕村一带被划为伊滨区，要开发了，搞城镇建设，时针像被人拨着一样飞奔。这里天天都在变样，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的柏油路，仿佛是一夜之间，开始摩天的高楼林立，商场、店铺、小贩，各个小区车水马龙，年纪大的人，在小区门洞前聊天，年轻人都早早骑了电动车出门，天黑才回来，回来了，就带着老婆孩子，到街上吃烧烤购物。小区里最忙的是菜鸟驿站，有取不完的快递，最闲的是带孩子的小媳妇，一个个打扮得靓丽，并且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夏天烧烤摊最热闹，女孩妆都化得漂亮，却拿着大的杯子喝啤酒，男孩都穿宽松的衣服，显得瘦高，中年男人，光头腆肚的多，大都捧着肚子，斜靠在椅子上，其中就有人感叹钱难挣，花钱的地方多，一天不干就不行，就喊累，说现在不如过去的活法美。旁边就有人笑他：“你说现在的生活不美吗？你开二十多万的车，前些年你可是骑摩托车乱窜的啊，你家装修花了二三十万，皇宫一样，你还说你现在的生活不美？以前你舍得下馆子吗？现在你三天两头约伙计们喝酒。”说得男人挠头而笑。

伊滨是越来越美了，林立的高楼，大片的草坪，宽阔的马路，让人心中生出无限的向往。伊水苑向南的大路边立了一个路牌，上面赫然写着“鸡枕街”。人一旦装框上墙，这人基本已不在人世了，而鸡枕街成了路牌，那世代居于此地的人，也便如四散的烟花，弥散于伊滨的高楼间了。

哦，我的鸡枕村。

乡情悠长

漫游耿沟

□ 宁妍妍

当我一只脚踏入这个村子时，就像被施了魔法，人立马放松下来，目之所及都格外惬意安然。这是一个叫耿沟的村子，紧邻万安山。万安山把耿沟村抱在怀里，如同抱着它宠爱的孩子。

洁净的街道两旁，每家门前都有一片花海，鲜艳美丽又生机勃勃。当然，除了花，还有菜，嫩绿水灵，掐一把放锅里，将是何等鲜香！马路边，郁郁葱葱的大树下，一位老人见我走来，仔细端详：“这是谁家的闺女回来了？我这老憨子，看不出来了。”我忙说：“大娘，我不是这村的，听说咱这儿收拾得可美，专程来耍哩。”“走，走，回家喝口水。”大娘热情相邀。“不啦，不啦。”我笑着摆手。和大娘道别后，我继续向前走，一阵风来，是甜的，也是香的。这甜，来自大娘；这香，来自各家门前的诗和远方。

走着走着，我有些迷茫，不知该往哪儿去，不知哪儿的风景最精彩。恰巧遇到一个年轻人，便上前打听，年轻人说他刚从外地回来，现在村子变化很大，至于哪儿耍着最美，他也不太清楚。他说着就开始打电话，要帮我找个当导游，那热情劲儿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大哥赶来了，同样热情爽朗。

他先带我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。

这是一条墙上满是绘画的街道，仅一眼，我就被精美逼真的画面深深地吸引了。最喜欢那棵开满紫红色花的大树，花瓣纷纷扬扬，就像真的一样。令人惊奇的是“树”上还系着一架秋千，大哥说人可以坐上去拍照，就像真的在荡秋千。最让人赞叹的要数那幅老黄牛图了，我站在它前面，它盯着我看，我走到它左边，它扭头追着我看……呀！原来是3D绘画。同样惟妙惟肖的还有供销社

社、打麦场、柿子树、小姑娘……还有玻璃橱窗里陈列的铡刀、马灯、纺花车……我好像穿越了，回到了小时候那些岁月。大哥说：“这条街叫‘耿沟记忆’，是网红打卡地……”

我一边听着，一边眼睛止不住到处看。突然，一盘红烧肉出现在我眼前，我立即被吸引了，油亮亮红润润的肉片上卧着翠绿翠绿的香菜，那么诱人。可惜吃不到嘴里，它依然是墙上的绘画。这时，大哥指着一栋建筑说：“这是万安山大食堂，村里先后出了一百多名厨师，很多都在知名大饭店工作过。等以后食堂规模壮大，来这里耍的游客就可以尝遍各种美味。”原来如此，我终于明白了村口那句“寻味厨乡，食尚耿沟”的含义。

观过舞蹈厅，看过图书室，大哥带我来到了汉服间。一件件漂亮的汉服展现在眼前，大哥说现在游客来这里游玩可以免费穿。大哥又讲，还有上百件新款汉服即将到货，细雨蒙蒙时，穿汉服拍照最美。因耿沟挨着万安山，下雨时云雾缭绕，仙气飘飘，踩在青石板路上，那意境，那感觉……我想，如果把照片发到朋友圈，一定会引来一片点赞！

这时，我又被房间一侧墙上挂的雨伞、手提袋吸引了，还有柜台上放的针线筐、医药箱、老花镜、工具箱……大哥告诉我，准备这些是为了方便村民和游客。

大哥还说，这里有蔬菜大棚，可以采摘新鲜蔬菜。万安山上有刚建好的观光太空舱，附近还有七彩大峡谷，不远处是郁金香花园……可爱的地方不少呢！

返程时，我站在耿沟村的街上，抬头看天，蓝得像童话里的一般，街道旁蹲着的小狗微闭双眼，似在打盹……看着那房、那山、那树、那花、那瓜、那娃……心底忽地响起一首歌：和我在耿沟的街头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……